

亦舒新经典
YISHUXINJINGDIAN

立铮却出奇地好修养，
她轻轻对少妇说：

“我们能力有限，我们找不到快乐，
我们也找不到逝去的青春，
或是世上的良辰美景，
以及欢笑、满足……”



只有眼睛最真

亦舒
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亦舒新经典
NEW ISHUR CLASSICS

亦舒

著

只有眼睛最真

立铮却出奇地好修养，
她轻轻对少妇说：

“我们能力有限，我们找不到快乐，
我们也找不到逝去的青春，
或是世上的良辰美景，
以及欢笑、满足……”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2.1451
1-2581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,非经
书面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。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(不含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及
星马地区)发行、销售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只有眼睛最真
亦舒著.

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7.1

(亦舒新经典)

ISBN 978-7-5360-5015-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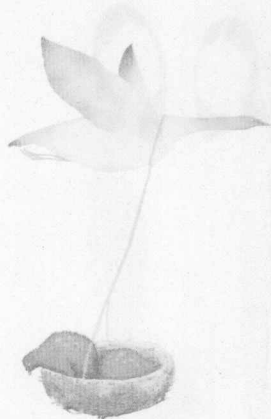
I. 只... II. 亦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51811号

责任编辑:詹秀敏 李 谓

特约编辑:丁树伟

封面设计:黄炜瑜

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东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6 1 插页

版 次 2007年2月第1版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60-5015-0/I·3934

定 价 1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黄立铮在法律系毕业之后，她父亲托上托，终于有了结果，一日，欢欣地对女儿说：“好了，经凌伯伯几番游说，卢爱冰御用大律师终于答应收你为徒，你下个月可以到卢与马律师事务所上班。”

立铮掩住嘴骇笑。

寒窗那么多载，以一级荣誉毕业，还得求亲靠友，才能去做一个学徒，怪不得少男少女都想做歌星，走起运来，年薪成亿，廿五岁之前就可以退休。

“卢女士要求极高，是个完美主义者，你好好学习，别淘气，还有，少管闲事。”

“是是是。”

这时，母亲走过来，立铮抱住慈母，黄太太一下一下轻轻抚摸女儿额角，“这么快做事了，宛如昨日呢，从医院抱回来，才六磅多一点

点，面孔似梨子大。”

母亲从来不催逼她学业前途，一味钟爱，这已是最佳支持。

“穿得端庄点。”

“是是是。”

“午饭时间不要早去迟回。”

“是是是。”

“同事间要忍耐，你最小，需敬老。”

“是是是。”

立铮准备了几套铁灰深蓝的长裤套装，配白衬衫平跟鞋，直发用夹子锁在耳后，只抹一点赭色口红。

第二天一早去见卢女士。

秘书叫她进去，卢女士穿鲜红窄身外套，有五十多了，保养得很好，双眼有矫型手术痕迹，她没有抬起头来，手握住笔，正在签署一份文件。

立铮当然也懂门面工夫，必恭必敬地站着，眼睛游览她的办公室，只见宽敞的大房间四边墙壁都是入墙书架，摆满硬皮书。

另外小小空间装修成会客室。

卢女士吩咐她：“你先坐一会儿。”

嗯，立铮想，爱摆架子，上了年纪，又有身份，架子是福利，不摆白浪费。

终于她站起，走过来。

呵，裙子太短，鞋子太高，有失身份。

立铮装老实样，眼观鼻，鼻观心。

卢女士上下打量她，像是满意，她说：“李斌会带你参观办公室，记住，用心学习，开会时你可以旁听，平日先做资料搜集，三个月后，诸事熟习了，才跟师兄出庭。”

“是是是。”

卢女士挥挥手，秘书进来笑说：“立铮，请跟我来。”

其他女同事，是张小姐伍姑娘钱女士孙太太，只有她，叫立铮就可以，立铮是小孩。

她坐在角落，一张桌子，一扇屏风，没有自然光线，只有日光灯照明。

立铮吁出一口气。

幸亏她天生活泼乐观聪敏，懂得随机应变，最重要的是，家境小康，根本不等薪水开销，无经济压力，对于工作量，同事面色，就不十分敏感。

她很勤力工作，才个多月，全律师楼都知道黄立铮找资料最快最妥。

立铮记性好，几乎过目不忘，读书时，同门师兄姐妹读得废寝忘餐，筋疲力尽，她还出去跳舞，又老师忘记某件案子，立铮会出声提点。

叫她找资料是大才小用了。

开会让她旁听才最受用。

早晨，会议室里有咖啡或茶兼松饼招待，第一次走进去，立铮不

知坐在哪里，她十分识趣，先站在一旁。

卢爱冰走进会议室来，见徒儿乖巧，倒也高兴，又不能叫她同秘书坐，只得说：“立铮，你端张椅子，坐我身后。”

这话一出口，何用黄立铮自己动手搬家具，立刻有人讨好地代劳。办公室政治就是这样势利。

早晨会议由各位同事报告工作进度，各人手中有什么案件，发展怎样，统统向上头汇报。

做法不对，或略有闪失，卢爱冰立刻拉下脸来责问，当事人时时额角出汗，声音颤抖。

立铮真同情他们，日子久了，大抵会胃溃疡。

将来，她有一席座位的话，也得接受这样严格的批判吧。

一次，卢爱冰忽然转过头来看牢立铮，“你做资料已经三个月，好几位同事的笔记都是你的笔触，听说晚上十一点你还在整理文件，够了，今日开始，你跟郭日光做事。”

立铮连忙答：“是。”

郭日光有点意外，不过他立刻说：“欢迎师妹。”

这个郭日光是卢爱冰爱将，太会做人了，立铮对他不予置评。

她见过他下班后捧着香槟及水晶杯进卢女士房间。

去干什么？

他英俊高大，又会穿衣服，同黄立铮走在一起，真似一对金童玉女，且不理内涵，看样子也叫人舒服，卢爱冰明白这个道理，对外谈判，常派这两个年轻男女出去。

下午，郭日光自动来找立铮。

“立铮，荣氏谋杀案你可知首尾？”

立铮点头。

“请把案情用最简单语言向我交待。”

立铮想一想答：“荣彼得约会李小莉，第二天早上，小莉被绳勒毙，一切证据显示荣氏正是凶手。”

“我们需替荣彼得辩护。”

“肯定是他做的。”

“是，他已向我承认。”

“可是要试图与主控官商议改控误杀？”

“不，改不认罪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小师妹，他是富家子，他想脱罪。”

立铮霍一声站起来，“他已认罪。”

“不，他承认是他错手。”

“误杀。”

“不，当时他受酒精及药物影响，身不由主，神志不清，根本不能为他本身行为负责。”

立铮脸色变了，“我最痛恨这种理论：某人杀妻因为梦游中不知做过什么，某人枪杀七名同事又因为遗传癫痫，不能控制。”

“我有医生作证，其中一名是东亚医院姜院长。”

立铮冷笑，“东亚医院的西翼好似由荣氏捐赠。”

“姜院长誉满全球——”

“——狼狈为奸。”

“师妹，你这种态度，我会向卢师报告。”

立铮不出声。

“你负责调查李小莉家庭背景。”

这个时候，只听到有人传话：“荣先生来了。”

“快，立铮，见过当事人。”

立铮不能不去，心中也有三分好奇。

荣某却十分客气，尊贵的他身边跟着助手保镖，神色慎重，明显为儿子的案子担心。

他坐下来开会，郭日光轻轻说：“不妥协，抗辩无罪。”

卢爱冰喝声彩，荣氏愣住。

“彼得体内验出酒精及叫极乐的兴奋剂，这种毒品，可导致一些人精神混乱，倾向暴力。”

荣氏会过意来，小心聆听。

“我有证据，当晚导致命案的药物，由李小莉提供。”

荣氏几乎立刻松弛下来。

他站起用力握郭日光双手。

立铮瞪大眼睛，一边面孔麻辣辣地发烫，她从小听见不顺耳的话便会引致这种敏感。

她反感到愤怒，平日这间办公室里的前辈已经高拜低踩，唯利是图，叫她震惊，可是商业社会，必需如此行事，还算情有可原。

今日这件事算什么？

一切证据显示荣彼得是凶手，却还接下案子拗横曲直地替他辩护，更想到绝招，把过失推到死者身上。

立铮要尽量压抑才能使自己坐着不动。

“李小莉的母亲是单亲，从小没有好好管教她，她是问题少女，同学不止一次看见她把毒品卖给彼得，我有好几个证人。”

荣先生完全明白了，他再三表示感激。

“你有把握？”

郭日光微笑点头。

会议结束，立铮第一个箭步走进卫生间用冷水敷脸。

郭日光在走廊等她。

“你一脸恼怒，为什么？”

“那不良少女活该，死了也白死，可是这样？”

郭日光愕然，“师妹，你是聪敏女，难道你不知我们公事公办？”

立铮铁青着脸：“过头三尺有神明。”

“呜呼，雷公要来劈煞我了，立铮，你大可退出此案，一辈子搜集资料。”

他拂袖而去。

立铮想找个同事诉苦，可是人人都忙得团团转，谁会有空来照顾她弱小心灵。

这是成人世界，真实社会，她必需速速成长。

立铮出街找资料。

在派出所档案处，她看到了李小莉的照片，现在，被害人有了面孔，那叫立铮战栗，一个名字不同一张脸。

她相貌娟秀，有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。

另外，立铮看到小莉遭杀害后的照片。

她突觉胃部不舒服，翻过相片。

一名女警过来看见，轻轻说：“真可怜是不是，花样年华。”

立铮不出声。

“看惯了，”她吁出一口气，“见怪不怪，每天都有这种惨事。”

稍后，立铮找到李小莉家去。

廉租公寓的特色是没人关门，都想透多一口气，尽可能在走廊活动。

一个中年太太与小女儿蹲在门前摘豆芽根，立铮见还有一张小凳子，便坐下攀谈。

“那是李家吧。”她指一指。

“你是记者？”

立铮自手袋里取出一包糖果给小女孩。

中年太太歉歉，“我也有女儿，真怕她长大也学坏，不知怎样，我们那一代肯认命，穷就是穷，现在的年轻人却一定要想尽办法不择手段向上爬。”

立铮静静听着。

“他们都想吃得好看得好，谁同谁行，我也行，于是走向歪路。”

忽然，李家的门打开了，一个面目憔悴的女子走出来，骤眼看见

立铮，冲口而叫：“小莉，你回来了？”她忆女过度，看错了人。

立铮寒毛竖了起来，也许，她俩的确有三分相像，也许，李小莉就在她身后。

立铮往回看，再转过头来，李太太身边有个人说：“我认得你，你是卢与马的见习生。”

立铮也认得他是助理检控官尹绍明。

“你来骚扰我的证人？”

立铮答：“我来访友。”

那年轻人冷笑，“法律到了你们手中，变成帮凶。”

“尹先生，你私人意见太多了。”

尹绍明挽起李太太的手便走。

立铮低下头叹口气。

案子开审，郭日光意气风发，穿着意大利名牌西装，携带大量证据来到法庭，极力指控，李小莉之死属咎由自取，并且，带坏了一个出身良好，大好前途的年轻人荣彼得。

检控官大怒，指着荣彼得说：“你，你亲手用绳索勒着她咽喉，咯咯作声，直至气绝，使一个人喉管破裂窒息而死需时七分钟，在这七分钟内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荣彼得浑身战抖，面色死灰。

李太太站到证人席上，郭日光好整以暇轻轻问她：“你生下小莉时做什么职业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请大声一点。”

“舞女。”

“你可知小莉父亲是谁？”

李太太忽然歇斯底里地叫：“她父亲叫李国昌，死于车祸，我们本来打算结婚……”她痛哭失声。

“你对小莉疏于管教，她自幼四处游荡，寄居各亲友家中，误交损友，她吸毒、高买、殴打、勒索，她是不良少年。”

立铮听得手心冰冷。

“你，你没有尽母亲责任，你生儿不教，小莉引诱荣彼得——”

立铮霍一声站起来，离开法庭。

她想呕吐。

有人递一杯冰水给她。

“这是卢与马一贯作风。”

她抬头，见是尹绍明。

“卢与马为求达到目的，无所不为，令人发指。”

立铮不出声。

“你不必埋没良知，同这班豺狼混在一起。”

立铮回到律师楼，收拾桌面杂物。

郭日光回来看见，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，你无故失踪，我要的资料在什么地方？”

立铮不说话。

“立铮，你根本不适合做这份工作。”他生气了。

背后有传来卢爱冰的声音：“郭日光，黄立铮，到我办公室来。”

他们两人跟着进办公室。

卢女士问：“立铮，你有什么不高兴？”

“把死者再谋杀一次，并且，将她母亲拉出陪葬，郭日光仿佛把荣彼得当作受害人，现在，李小莉是凶手，而小莉母亲是帮凶。”

郭日光想说话，卢女士挥挥手阻止。

卢女士如鹰般凌厉目光盯牢立铮，“照你说，应该怎么办？”

“罪有应得。”

郭日光轰然大笑。

卢爱冰皱起眉头，“日光，你先出去。”

郭日光举起双手像投降那样冷笑着走出办公室。

卢爱冰说：“立铮，日光在庭上所呈证据，完全属实。”

立铮面红耳赤。

“明天，他将提出证明，李小莉一直向荣彼得要钱，并且，李母亦知悉此事。”

立铮别转面孔。

“你若不能接受我们办事方式，最好办法是辞职。”

立铮轻轻说：“我马上走。”

“不要赌气，回去想清楚了，才决定未迟，我放你两个星期假。”

立铮静静离开那间大房。

她听见郭日光在大堂对其他的同事说：“闭上眼睛，都能打赢这场官司。”

眼睛，这些人还有眼睛吗。

看见立铮出来，忽然肃静，可知事前一定是在讲她是非。

立铮背脊上像是中了一箭，她看到无形的血缓缓流下。

她一声不响收拾了杂物回家。

母亲真是体贴，见立铮闹情绪，一个问题也没有，任得女儿蒙头大睡。

傍晚，丈夫回来，她问他：“立铮什么事？”

“老凌说，立铮与老板闹意见。”

“这孩子，锋芒太露。”

“她辞了职。”

“无所谓啦，东家不打打西家。”

“消息传出去，知道她脾气不好，找新工就不方便。”

黄太太连忙说：“这都是像我，我也是急性子，是我不好。”

连黄先生都笑起来，“立铮有一个这样爱她的妈妈，生活中其他挫折根本不算什么。”

过了两日，立铮在家接了一通电话。

是郭日光打来：“荣氏案明日宣判，你可要来旁听？”

他有把握一定赢，故请师妹参予光荣时刻。

“有时间一定来。”

“立铮，你还年轻，将来你会明白，这份工作充满挑战。”

立铮答：“是，我年轻，我仍可忠于自己。”

郭日光忍不住说：“聪明面孔笨肚肠，朽木不可雕也。”

“没想到你中文程度也不差。”立铮挂上电话。

第二天一早，立铮梳洗出门。

黄太太左眼角跳了一个早晨，“立铮，不要去，陪妈妈逛街。”

“明天陪你整天。”

她开着父亲送的小跑车出门去。

到了法庭，她挑个角落位子坐下。

她知道陪审团已商议了十多小时，今晨终于达到结论。

卢爱冰也来了，穿着紫色套装，一脸傲慢，面孔向上扬，坐在荣氏家族身边。

只有立铮看到座上有受害人的母亲，那憔悴的女子脸色十分平静，有一丝不相干的冷漠。

立铮听到法官问：“陪审员达到裁决没有？”

“已经达到裁决。”

“宣判。”

“陪审团判荣彼得无罪。”

郭日光第一个跳起来与荣氏握手，法庭内有一片嗡嗡非议之声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忽然有一道人影扑向荣彼得，只迅速接触一下，即时退开。

众人愣住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只见荣彼得已慢慢蹲下来，鲜血从他胸膛涌出，呀，他心脏位置插着一把尖刀。

法庭之中立刻大乱。

制服人员立刻按住了那个人。立铮停睛一看，啊，正是李小莉的

母亲，她把法律揽到自己手上。

她并不反抗，任由制服人员带走，嘴里轻轻说：“我的女儿也是人。”

立铮像多数在场者一样，呆若木鸡，半晌醒悟过来，手脚才会动弹。

救护人员赶到，替荣彼得急救，可是，他已无生命迹象。

他的母亲伏在他胸前，搂住不放。

郭日光扶着卢爱冰，他目光呆滞，显然也被刚才一幕吓坏。

检控官尹绍明喃喃说：“天网恢恢。”

立铮缓缓坐下来，抬头一看，见到法庭中央正义女神塑像，一手持天平，另一手握宝剑，蒙眼，表示公正、绝无偏私。

大群记者拥至，被警察挡在外边，法庭内人群缓缓疏散。

临走之前，立铮看了郭日光一眼。

对于离开卢与马，黄立铮再也没有半点遗憾。

两个星期后，她递上辞职信。

她每晚做噩梦，两个横死的年轻人惨状历历在目。

她明显消瘦。

黄先生静静同妻子说：“这件荣氏案叫公众对卢与马律师楼非议得很厉害。”

黄太太吁出一口气。

“由此可知，立铮有先见之明，立铮能分辨是非。”

“那可怜的母亲……”